

立德树人视域下导学关系优化路径研究

——基于陕西9所高校研究生的问卷调查

李乐晨¹ 程琳²

(1. 佛罗里达大学教育学院, 盖恩斯维尔 佛罗里达 32608;

2. 西北工业大学公管政策与管理学院, 陕西 西安 710072)

摘要: 本研究以“立德树人视域下导学关系优化路径探索”为出发点, 设计出了面向研究生群体的调查问卷, 并发放至陕西省9所高校以展开调查。结果显示, “提升学历”以及“缓解就业压力”是多数学生就读研究生的主要原因。同时, 大多数学生所向往的理想中的师生关系为“和谐朋友型”, 但实际上多数学生与导师以“纯学术研究型”关系相处。其次, 与导师之间缺乏足够交流是大部分研究生所认为的主要存在问题。为进一步优化导学关系, 需要在导师的工作分配, 与研究生的交流合作等方面给予更多关注, 以促进导学关系的健康发展。

关键词: 研究生教育; 导学关系; 问卷调查; 问题优化

一、文献综述与问题的提出

学者们对于导学关系的看法有着不同的见解。王燕华(2018)认为, 导学关系是一种以学术为轴心的交往关系。导学关系的双方, 导师和学生, 通过在日常生活中的教学, 科研, 学术指导, 师生活动等一系列过程中建立起一种理性交往关系, 而这种关系贯穿研究生培养的全过程。吴玥乐, 韩霞(2020)则提出, 导学关系的本质是一种教学关系。导师以指导研究生进行学习, 写论文, 做实验, 科研等活动为载体来培养研究生; 王文文等(2018), 宋成(2021)则认为导学关系的本质是一种平等互动, 合作共赢的双主体关系。而王璐和褚福磊(2018)则从心理契约理论的新视角对导学关系进行了分析, 并总结出了导师-学生的显性关系和对互相产生期望, 承诺, 以及心理认同的隐性关系。而在国际上, 研究生教育中的导学关系则普遍强调导学关系中指导与合作的并存, 并以“师徒式培养”, 或“专业式与协作式兼具”的模式呈现。

尽管对于本质有着不同的看法, 导学关系的重要性则得到了多数学者的一致肯定, 并认为其是研究生在学习期间最重要的人际关系之一, 因为它直接影响到研究生的学习成效, 科研成果的质量和产出, 以及研究生的培养质量。例如, 欧阳硕与胡劲松在对教育类硕士生的深度访谈中发现, 亲密的导学关系对研究生的学业, 生活, 以及个人未来发展带来积极影响; 而疏离的导学关系则会导致学习状态和学术收获的不足, 甚至信任感的缺失。

通过从不同角度, 视角下对导学关系的本质进行分析, 学者们也总结出了导学关系的不同类别。陈世海(2003)等人从研究生的角度出发, 将导学关系分为了“纯学术研究性”, “和谐朋友型”, “老板雇员型”, 以及“父母子女型”; 而许克毅(2000)等从导师的角度出发, 总结出了“权威型”, “和谐型”, “松散型”, 以及“功利型”几种关系。由于本研究所采用的样本为研究生, 我们在问卷相关问题的设计过程中采用陈世海(2003)等人总结的分类进行相关问题的设计。

在研究生学习过程中, 导学关系对学习, 科研成果以及研究生的培养质量至关重要, 但其也面临着许多问题与挑战。张茂等人(2022)指出了我国当前研究生教育中导学关系所面临的挑战, 主要表现在导学关系异化为雇佣倾向, 权威倾向, 以及放养倾向;

此外导师与学生之间的交流不足, 诉求不同, 地位不平等等问题, 以及多种客观因素对导学关系也造成不良影响。例如, 研究生就读目的的功利化导致了他们心态浮躁以及学习效率的降低; 高等教育规模扩张导致了导师教学、科研、行政等工作的繁重, 使其无法潜心指导培养研究生; 当代高校对导师的绩效评价更多关注与导师的科研成果, 忽略了对研究生的教育教学等标准。因此, 展开对于导学关系存在问题的分析以及探索进一步优化路径很有必要。

根据以往的文献资料以及对比国内外相关文献, 我们发现国内对于考察及分析导学关系的研究存在以下问题: 首先, 实证研究较为不足。大部分现有研究, 例如对于导学关系模式的分析, 导学关系存在问题的描述, 以及优化路径的探索等方面大多侧重于理论模型的构建, 以及哲学, 心理等层面的逻辑分析等, 而不是基于真实的数据收集和统计分析。其次, 许多研究没有考虑到导学关系是一种多方面, 多层次的动态人际交往关系, 因此实际情况往往会根据导师和学生双方年龄的不同, 就读学科的不同, 交往模式的不同等因素而变化。从某一方面展开的理论分析可能不足以描绘出国内导学关系的动态真实情况。鉴于此, 本研究通过对多所高校, 不同学科, 不同年级的研究生群体发放问卷, 从其读研原因, 导师选择, 存在问题等方面展开调查, 旨在了解导学关系的现状并探索优化路径。

二、研究设计

本研究以“立德树人视域下导学关系优化路径探索”为出发点, 设计出了面向研究生群体的调查问卷, 并发放至陕西省的西安外国语大学、陕西科技大学、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等9所高校以展开调查。各个高校不同专业的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为主要调查对象。该研究的旨在通过问卷调查的研究方法, 从研究生的角度出发以了解导学关系当前存在的问题, 并探索可行的优化路径。所有问卷通过问卷星平台统一发放, 共计投放866份, 有效问卷数量780份, 有效回收率90.07%。

问卷的主要内容包括三个部分: 基本信息, 导学关系, 以及优化举措。首先, 基本信息涉及到研究生的基本特征和导师的基本特征。前者包括了研究生的年龄, 性别, 年级, 就读学科类别,

就读院校层次, 就读研究生的原因等要素, 而后者涉及到导师年龄, 性别, 职称, 所带研究生人数等特征。该部分除了收集学生以及导师的基本信息外, 也在后续的交叉分析中扮演者自变量的角色。例如, 导师的年龄是否对师生之间的交往方式有影响? 学生就读研究生的原因是否对师生之间的交流频率及方式有影响?

第二部分导学关系则主要考察研究生与导师之间目前关系的情况, 包括但不限于: 师生之间的交流频率, 内容, 方式等; 理想中与实际上确认导师的时间; 理想中与实际上的导学关系; 导师对研究生学术上以及社会实践等方面的培养等。通过收集并分析研究生对当前导学关系各个方面的描绘, 本课题组希望能得到一个真实, 详细具体的导学关系情况。其中, 在“理想与实际的导学关系”问题上, 我们采用陈世海(2003)等人总结的分类进行选项的设计, 包括了“纯学术研究型”, “和谐朋友型”, “老板雇员型”, “其他”四种选项。“纯学术研究型”代表着导师与学生之间的互动局限于学术交流, 较少涉及学生的生活日常等领域; “和谐朋友型”代表着导师与学生之间以朋友的方式相处; “老板雇员型”指的是学生充当着“打工仔”的角色, 为老师干活。

第三部分则将研究生对导师的评价以及现有关系的分析纳入考量。我们采用李克特5点量表让研究生对当前的导师状况进行评价: 问题包括但不限于“您的导师经常关注您的学业并予以指导”, “您和您导师在学术研究过程中, 遵守共同的学术道德”, “您导师能够给您提供充足的资源与平台支持”, “您在与导师的相处过程中感到有压力”, “您的导师在指导学生的过程中, 存在偏袒某一个学生的现象”等, 而选项则从1-5分别代表非常不符合到非常符合。此外我们通过“多选题”加“开放式提问”的方式收集研究生所认为当前导学关系所存在的问题以及解决方法。存在问题包括“导师工作繁忙, 没有过多的时间指导学生”, “师生之间缺乏足够的互动和交流”, “导师安排的任务过于繁重, 强度高, 影响到了学生的日常生活”, “导师给学生派与科研无关的杂活, 并且没有酬劳”等; 解决方法则包括“导师增加和学生交流的时间”, “合理规定导师每年的招生人数, 减轻导师工作压力”, “建立真实的导师评价机制”, “建立起师生共享的学习空间”等选项。通过“多选”+“排序”+“开放式回答”的方式, 我们希望能从研究生的角度得到对导学关系真实, 详细的想法和看法。相较于单纯的逻辑分析, 收集真实数据能为后续的政策建议提供更有有效的, 更有针对性的帮助。

三、结果与分析

(一) 基本信息

1. 描述性统计

课题组翻阅多篇文献, 针对学生群体展开了问卷调查, 问卷主要从研究生的个人基本信息, 导师的个人基本信息, 导学关系的现状, 导学关系优化举措这几方面展开。问卷发放院校涉及到西安外国语大学、陕西科技大学、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延安大学、西北工业大学、陕西中医药大学、长安大学、西安理工学院, 共计9所高校。此次问卷调研的高校, 既包含了双一流高校, 又包含了普通高校。同时在学校类型上既包含了综合院校, 也包含了语言类, 师范类, 理工科院校等多种学校类型。在专业领域上, 该次调研样本涵盖了哲学, 经济学, 法学, 理学,

工学等12大学科领域。由于导学关系的多样化, 在不同学科, 不同高校, 以及不同年龄段均存在差异, 研究组在样本的选择与确认上保证了多样性, 覆盖面广的特点, 以保证回收的数据具有代表性以及统计学意义。经严格筛选后, 剔除用时过短, 作答一致等无效问卷, 共计有效问卷780份。

参与填写问卷调查的研究生, 有76.92%都是在25岁以下(包含25岁), 21.28%的研究生是在26岁到30岁之间, 有1.79%的研究生是在31岁以上。从年龄层次上看, 1998年以后出生的学生占据了研究生的主力军。其中, 硕士研究生有641名, 占比为82.17%; 博士研究生有129名, 占比为16.53%, 其中40.38%的学生, 就读与硕士一年级, 31.92%的学生就读于硕士二年级。9.87%的学生就读于硕士三年级。9.23%的学生就读于博士一年级。4.74%的学生, 就读于博士二年级。1.28%的学生就读于博士三年级, 1.28%的学生就读于博士4年级, 还有1.28%的学生选择了其他选项。总体来看, 硕士研究生占比82.17%, 博士研究生占比为16.53%, 选择其他年级的学生为1.28%。

另一份面, 结果显示较多数研究生导师的年龄处于36-45岁(43.08%)以及46-55岁(33.08%)。同时, 我们发现教授导师占比为59.49%, 副教授导师占比为39.36%。作为在高等院校和研究机构中的专门负责指导研究生进行学术研究的教师或研究员, 由于导师的考核机制, 所需条件等, 例如在其研究领域有丰富的学术研究经验, 科研成果, 或在知名期刊发表多篇高质量的科研论文, 往往需要较长的时间和工作经历才能达成; 因此, 年轻导师(25-35岁)的占比数量较少(11.03%), 且教授级别导师占比数量较多(59.49%)。

2. 读研原因

在考察读研原因的过程中, 我们发现“提升学历”(88.72%)以及“缓解就业压力”(53.08%)是多数学生就读研究生的主要原因。不难发现, 学历的提升对毕业后找工作以及薪资方面都有帮助。虽然随着“包分配”制度的停止, 以及研究生扩招等等社会现象, 读研究生的人数越来越多, 且获得硕士学历的红利看似正在慢慢消失; 然而, 由中国大学生一站式求职网申平台——梧桐果所发布的《2019届中国高校毕业生薪酬报告》表明, 拥有硕士学历的应届毕业生的平均月薪相较于本科学历的应届毕业生增长了46.3%。该数据表明, 硕士学历相较于本科学历在就业上仍占有较大的优势。及时读研不能带来质变, 但仍然能带来较为明显的量变。

我们通过该问题的结果也发现, 有41.03%的学生选择了“以学术为志向, 热爱科研”作为其读研究生的原因之一。与本科相比, 研究生有着导师的帮助, 以及更加专业的学习, 对学术的热爱可以得到更好的发挥, 以创造更高的价值。当学生发掘出自己在某一学科或是某一领域充满兴趣时, 就读研究生无疑可以帮助其在该学科或该领域进行更深入更专业的学习。

通过针对研究生年龄段与其读研原因的交叉分析, 我们发现, 随着年龄的增长, 对学术科研的热情逐渐成为研究生读研的主要原因, 而缓解就业压力的因素则逐渐减小。对于31岁以上的研究生来说, 提升学历(71.43%)和对于学术科研的热情(71.43%)是其选择读研的主要原因, 而仅有14.29%的该年龄段学生主要是

因为缓解就业压力而选择读研。相反,对于25岁以下的研究生来说,提升学历(91.33%)和缓解就业压力(57.83%)是其选择读研的主要原因,而仅有37.17%的该年龄段学生是因为对于学术科研的热情而读研。我们认为,高龄研究生往往已经有一定时间的工作经历,所以他们存在着较少的就业压力。通常,他们是为了工作的晋升,或是想要换更好的工作,而提升学历并且选择就读研究生。而25岁以下的应届生则在毕业之后则大部分面临着两个选择:就业或者读研。如今,一个本科学位并不能为应届生带来较强的就业竞争力,且许多岗位还面临着AI等智能发展的挑战。这也解释了为什么缓解就业压力在年轻研究生中占据了读研原因的较大地位。

对于毕业后的打算,大部分研究生(68.97%)打算毕业之后就业。获得硕士学位可以让应届生在落户,找工作,人才引进等方面有明显的优势。相较于本科学历,拥有硕士学位的优势之一体现在就业上。更高的收入是不少学生选择读研的动力之一,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较多数学生打算毕业之后就业。

(二) 导学关系

1. 导师选择

在选择研究生导师时,学术能力(76.28%)以及第一印象(54.23%)是较多学生的首要选择依据。导师的学术能力往往代表了专业知识,科研能力,以及科研经费,科研项目的保证。对于以学术为志向,热爱科研的研究生来说,选择项目多,科研成果丰富的导师意味着可以有更多机会接触到不同的课题,参与更多的项目,获得更多的科研以及学术指导,从而更快地提升自己的科研能力。而对于为了提升学历以及缓解就业压力的学生来说,导师的学术能力可能相对不重要。这时,对于导师的第一印象,例如人品,性格,工作的布置等,则是他们选择导师的首要依据。与学术能力及科研成果相比,一个宽松自由的学习环境,和谐相处的氛围更受该类型学生的重视。同时,有38.72%的学生选择了高年级同学推荐作为选择导师的依据。对于学生来说,同龄人之间的推荐通常更为真实,且更具有信服力。

对于理想中确定导师的时间,有40.9%的学生选择了在“准备考试之前就已经确定”,而实际上仅有29.23%的学生在准备考试之前就已经确定导师;相反,43.72%的学生理想中确定导师的时间是在“确定拟录取之后”,而这是更多学生(56.03%)的实际情况。对于在开学后的1-2个月,或是更久才确定导师的学生,理想状况(12.44%)与实际情况(12.05%)基本相同。总体上我们发现,尽管略有出入,但绝大多数学生理想中确定导师的时间与实际时间基本一致,且大部分在第一学期开学前。从学生的角度出发,提前与老师取得联系会让学生更加的安心,并且在开学前就能尽早地参与到项目中。

2. 师生交流

频繁,有效的交流对研究生学习是有益的。与导师的交流可以让学生在问题的解决,课题的确定,能力的培养上取得有效的进展。大部分学生与导师有固定的交流时间,例如每周,每两周,或是每月等的组会以探讨学术问题及课题等。除去与导师的固定交流时间,例如每周组会等,83.21%的学生表示会与导师进行学习方面或是生活方面主动的交流沟通。

在交流方式上,结果显示,面对面交流(62.44%)以及微信,QQ等聊天工具(34.97%)是研究生与导师之间交流的两种最主要方式。随着时代发展与科技进步,即便聊天软件变得越来越常用,但研究生与导师的面对面交流仍然占比更大,这或许是因为导师与学生日常频繁地接触,包括组会,指导,论文批改,以及日常生活中的碎片化交流等。

同时,通过交叉分析,我们发现研究生所就读的学科类别与他们和导师的交流方式存在关联。对于就读文科社科以艺术学科的同学,通过微信qq等聊天工具是他们与导师的主要交流方式。例如,哲学与管理学的同学与导师的交流方式均为使用聊天工具;有64%的文学学生,57.89%的教育学学生,以及72.41%的艺术学学生与导师的主要交流方式为聊天工具。相反,以面对面的形式似乎是理工科的学生与导师的主要交流方式。60%的理学学生,65.1%的工学学生,73.91%的农学学生,以及60%的医学学生与导师的主要交流方式为面对面交流。我们认为,理工科的学生在研究生学习过程往往需要更多的实验,临床试验等动手操作,因此他们去往实验室和学校的几率更高,从而导致了他们与导师面对面的增加;相反,对于非理工科学生来说,相对大部分工作以及学习可以在线上完成,例如论文写作,文献的查阅等。所以,他们与导师面对面的频率较少。

在交流频率上,我们发现,研究与导师之间的交流频率呈现多样化:其中,45%的学生每月与导师交流大于等于4次;31.41%的学生与导师有着每月1-3次的交流;而32.82%的学生与导师的交流频率不固定,并表示当遇到问题了才会与导师交流。我们认为,交流频率的多样化由多种原因造成:1)专业。相较于文科社科专业,理工科专业往往涉及到更多的实验室活动,而这也让学生需要更加频繁地去学校、实验室等,因此交流频率上升;而文科社科专业的工作,例如查阅文献,可能更多由线上完成。2)性格。外向的学生可能更愿意与导师进行频繁地交流;相反,内向的学生更有可能选择“不固定,有问题才会找老师交流”该选项。需要注意的是,性格与学术能力及科研成果并无直接的关系。3)导师的职称。教授级导师可能由于日常工作,包括教学,管理等事务的繁忙,导致其与学生直接的接触较少。而讲师级别导师会有更多的时间分配到与研究生的交流上。4)导师的年龄。年轻的导师更容易与学生打成一片,从而使得交流的内容更丰富,交流频率增加;相反,年龄较大的导师与学生之间的代沟较多。相对来说,学生与其交流学术科研以外的问题,例如日常生活,心理压力等几率较小,从而导致了交流频率的减少。

在交流内容上,几乎所有学生(99.1%)会与导师交流学术科研问题(包含学业计划等学习方面)。而只有36.79%的学生会与导师交流生活日常问题,例如情感问题,思想困惑,以及心理压力。可见,当涉及到非学术内容时,总体上导师并不是学生的首选交流对象。经分析,学生更有可能与年轻导师,和以“和谐朋友型”关系相处的导师交流日常生活问题。

3. 师生关系

我们发现,大多数学生(81.28%)所向往的理想中的师生关系为“和谐朋友型”,但只有51.54%的学生在实际中与导师处于此种关系,而大部分学生与导师的实际关系(60.77%)是纯学术

研究性。并且,只有极少数学生(4.62%)理想中的师生关系是老板雇员型,但实际情况中,有18.08%的学生与导师之间有着这种关系。在现实的研究生学习生活当中,确实有相当一部分学生将自己的导师称为老板,而自己只是给老板打工的。

通过对导师的年龄与实际师生关系进行交叉分析,我们发现年轻导师有更大几率与学生以“和谐朋友型”的关系相处,而该几率随着导师的年级增长而逐渐减少。同样的,在导师年龄与其获得职称存在正相关(年纪越大的导师获得教授职称的几率更大)的情况下,仅有50%的学生与拥有教授职称的导师以“和谐朋友型”关系相处,而85.71%的学生与拥有讲师职称的导师以“和谐朋友型”关系相处。

一个较为合理的解释是,年轻导师与学生的代沟较少,且观念较为新颖,容易站在学生的角度理解学生的想法,从而与学生打成一片。在这种情况下,学生更愿意将导师视为交流谈心的对象,并且愿意像朋友一样分享日常生活。而年龄大的导师由于代沟的增加,传统教育观念等原因,更容易树立一种威严威信的形象,且更难与学生打成一片。我们也认为,学生对年长的导师多以长辈的方式,而非以“朋友”的方式相处,更多的还是尊敬。

而对于研究生的培养,我们发现,大多数导师为研究生制定了完善的学习计划,例如论文发表和考核(77.31%),并为其安排社会实践,学术交流等活动(71.15%);而仍然有一部分学生表示他们的导师并没有为期制定学习计划(22.69%)以及安排学术活动(28.85%)。针对于后者,一个较为合理的解释是由于导师的教学科研等工作压力过大,没有足够的时间潜心对研究生进行培养,导致其无法进行全面的安排。

我们的结果显示,当学生遇到学术问题及思想困惑时,超过一半(53.29%)的学生首先会尝试依靠自身力量解决;当依靠自身无法解决时,44.69%的学生选择向高年级的同学,以及师兄师姐求助;当师兄师姐仍然无法解决遇到的学术问题时,28.31%的学生选择向导师求助。当统计选项的综合得分时(注:综合得分计算方法为:选项平均综合得分=Σ频数×权值)/本题填写人次;(综合得分越高表示综合排序越靠前)我们发现:向高年级的同学以及师兄师姐求助是学生的首选,而向导师求助位列第二。这表明,当遇到学术问题及思想困惑时,尽管导师的科研能力以及学术水平在我们提供的选项中被认为是最高,向导师求助并不是大部分学生的首要选择。相反,尝试依靠自身力量以及向高年级同学求助更受欢迎。这或许是由于学生与学生之间更没有隔阂,交流起来更舒适,没有压力。并且,高年级同学也具备一定的学术能力,可以为师弟师妹提供有效的指导和帮助。尽管导师与学生可以达到一种“和谐朋友型”的关系,但师生关系仍然是导学关系的根基,而这种师生关系可能永远无法达到平等的状态。

当学生遇到生活问题以及心理压力是,大部分学生(55.71%)的首选是依靠自身力量解决,其次是与同学朋友(43.57%)以及父母家人求助(32.67%),而仅有10.12%的学生在遇到生活问题以及心理压力时会首先选择向导师求助。在统计选项的综合得分时,向同学朋友求助以及依靠自身力量解决处于首位,而向导师求助处于末尾。该结果表明,学生更愿意与代沟较少,更能互相理解的同龄人交流生活上的问题以及心理压力。与上文提到的类

似,及时导师与学生可以达到一种“和谐朋友型”的关系,但师生关系仍然是导学关系的根基,而这种师生关系可能永远无法达到平等的状态。当处于不平等地位时,双方之间的交流便存在着潜在的问题,包括压力,收到批评等。同时由于代沟的存在,与导师交流可能无法有效的解决学生所遇到的生活问题。

(三) 优化举措

1. 导师评价

首先,我们采用李克特5点量表让研究生对当前的导师状况进行评价,评价方面涉及广泛,从学术相关,例如“您的导师经常关注您的学业并予以指导”,“您和您导师在学术研究过程中,遵守共同的学术道德”,“您导师在科研中注重构建研究生科研成果共享机制”等,到生活日常相关,例如“您和您的导师之间能够进行平等的沟通与对话”,“您在与导师的相处过程中感到有压力”,“您的导师在指导学生的过程中,存在偏袒某一个学生的现象”等,均有覆盖。而选项则从1-5分别代表非常不符合到非常符合。结果显示,当前研究生对于导师的评价总体较为良好。对于正向问题,例如“您的导师经常关注您的学业并予以指导”,超过70%的学生选择了“非常符合”以及“较为符合”;对于负面问题,例如“您的导师经常在公开场合批评斥责您”,超过70%的学生选择了“不符合”和“非常不符合”。而其中一项有趣的发现是,针对“您在与导师的相处过程中感到有压力”该问题的回答分布较为平均,且轻微偏向于积极的回答。其中,11.03%的学生选择了“非常符合”,13.46%的学生选择了“比较符合”,24.36%的学生选择了“一般”,22.44%的学生选择了“不符合”,28.72%的学生选择了“非常不符合”。该结果表明了研究生对于与导师相处过程中压力的看法的多样化。而我们对该现象背后的潜在原因进行了分析,并发现:1)当以“和谐朋友型”关系与导师相处时,65.42%(非常不符合+不符合)的学生认为与导师相处过程中给没有压力;而当以“老板雇员型”关系与导师相处时,仅有23.4%的学生感到没有压力。由此可见,师生之间的相处方式时决定是否有压力的关键因素之一。2)相比就读硕士一年级的学生(47.3%),硕士三年级的学生有更高比率(63.63%)表示在与导师相处过程中没有感到压力。由于与导师接触的时间较长,学生对彼此的了解更深,且对环境更为适应。有趣的是,在博士研究生群体中并没有发现这种现象。

2. 存在问题

对于导学关系中存在的问题,我们的结果显示,“学生由于自身的畏难心里,害怕出错或受批评导致不敢主动与导师交流”是多数学生(66.41%)认为导学关系中存在的问题。这也与上文中提到的交流频率,向导师求助的问题存在关联。经分析,该问题存在的有以下几点原因:1)学生的性格内敛。学生的性格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其行为和态度。与性格外向的学生相比,内向的学生与导师之间的交流频率往往更低。而交流不及时,不充分等对学生的学业以及研究生学习上也有不良影响。例如,当学生遇到学术问题以及生活上的问题时,他们往往更愿意依靠自身力量解决而不是向导师求助。而由于自身能力的有限以及经验的不足,且不敢于导师交流,导致问题无法及时得到解决,拖沓时间。2)导师的严格。如果学生与导师交流时,得到的反馈都是较为严厉

的批评,甚至是指责,那么久而久之,学生便会不愿意再与导师进行交流,因为其无法得到正反馈。3)不受老师重视。由于多数研究生导师会同时培养多名学生,而这往往会由于客观因素等导致不公平的对待。此处的不公平并不局限于态度和性格,更包括时间的分配,课题的指导等多重原因。当学生由于能力一般,或是性格内向等原因,往往容易被导师忽视,而当他们意识到导师在其身上花的时间以及下的功夫不如其他学生,他们可能会对导师产生抗拒,并选择减少与导师的主动交流。

而“导师的工作繁忙,没有时间指导学生”是第二(50.9%)多学生认为存在的问题。一些导师由于工作上,例如教学任务和管理任务等的繁忙,所分配给培养研究生的时间被迫减少,从而导致师生之间缺乏足够的互动与交流。例如,有些导师需要用到课余时间,晚上或者周末等与学生交流;当学生提出问题,他们的回复速度慢。此外,学生认为导学关系之间存在的问题还包括:师生之间缺乏足够的信任(26.79%),导师对学生的期望过高(25.51%),导师给学生派一些与科研无关的杂活,且无酬劳(13.08%),导师安排的任务过于繁重(13.08%),导师的控制欲太强,不合理的占用学生的私人时间(7.56%)。

总体来说,“学生由于自身的畏难心里,害怕出错或受批评导致不敢主动与导师交流”和“导师的工作繁忙,没有时间指导学生”两项均可归类为导师与学生之间的交流不足。虽然第一项是出于学生的原因,而第二项是出于导师的原因,但是他们所导致的结果一致——交流的不足。交流不足对于研究生的学习会带来多重负面印象,而这背后的原因值得深思。经分析,我们认为在该问题上师生双方都有责任。首先,秉持着传统教育观念,认为教师是主体权威,而学生是被动接受并且服从的个体的导师往往处于一种高高在上的位置,在学生面前显得咄咄逼人,冷漠疏远。这种情况往往发生在年龄较大,工作时间较长,入职较早的导师。他们批评学生时较为不留情面,不顾及学生的心理感受,伤害学生的自尊心;同时,对于鼓励和赞扬吝啬,对学生的要求过高并且忽视学生的细小进步,这会导致学生不愿意与其交流,甚至产生反感与记恨。此外,有些导师由于已经评上了高级职称,失去了学术热情以及工作动力,仅把对研究生的培养当作任务,并且不愿因耗费时间精力与学生沟通。

而对于学生来说,随着年龄的增长,视野的拓展以及能力的增强,他们不像往常那样依赖导师且言听计从,反而更向往自由的环境。作为成长的必然性,他们不愿意把导师当作能透露心声的交流对象。该假设也在我们通过针对学生的年龄以及与导师的交流频率的交叉分析中得到了证实。结果显示,有46.5%的25岁以下学生会与导师进行每月大于等于4次的交流,而对于31岁以上的学生来说,仅有35.71%会与导师进行每月大于等于4次的交流。此外,性格内向的学生由于家庭原因,成长环境等个人因素,他们不愿意与导师甚至是同龄人交流。例如,我们在针对学生的性别与导师的交流频率上发现,男性学生(49.62%)相较于女性学生(40.16%)更会与导师进行每月大于等于四次的交流。除了导师与学生的责任,其他客观因素也会导致交流的不足。例如,导师由于教学任务以及管理任务的繁重,所能分配给培养研究生的时间较少;如果导师同时培养的学生过多,他们也很难保证对

每个学生都有充足的交流和培养,有心无力。例如,我们发现,当研究生导师担任行政职位,仅有38.73%的学生表示会与其进行每月大于等于四次的交流;而对于没有担任行政职位的导师来说,有50%的学生表示会与其进行每月大于等于四次的交流。这表明导师的行政工作间接影响到分配给学生的交流时间。

3. 解决方法

通过分析问卷结果,我们发现研究生所认为有效的解决方法与他们所认为存在的问题保持一致。其中“导师增加和学生交流的时间”(25.89%)和“合理规定导师每年的招生人数,减轻导师工作压力”(47.94%)是多数学生的首选。当导师由于工作压力太大时,他们与研究生的交流时间也势必会减少,而根据上文提到,交流的不足是研究生所认为导学关系存在的最主要问题。此外,“建立真实的导师评价机制,增进学生和导师之间的相互了解程度”(17.84%)与“学生自己需要克服恐惧心理,主动和老师沟通”(16.05%)位列第三和第四。我们分析,前者代表了学生理想中的导学关系与实际导学关系的偏差。由于信息的不完全或是不真实,学生选择导师时无法获取真实的信息,从而导致后续研究生学习过程的不满;而后者仍然是关于导师与学生之间的交流。学生认为导学关系的解决方案还有“建立起师生共享的学习空间”(10.02%),“组织师生共同参加相关活动”(8.85%),“建立完善的师生关系监督体制”(8.56%),“学院展示团队成果和荣誉,并且赋予相应的奖励机制”(4.01%)。这些数据则体现了当前高校的导学关系在这几方面表现较好,学生并没有发现太多的问题。

四、讨论与思考

根据以上调查结果及分析,可以看到,陕西省高校研究生对当前导学关系总体评价较为良好,且理想中的确认导师时间,导学关系等要素与实际情况基本吻合。超过一半的学生表示,他们以“和谐朋友型”的关系与导师相处,且大于70%的学生表示他们的导师为其安排了合理,全面的学术生涯规划以及社会实践等活动。

而对于当前导学关系存在的问题,我们发现,导师与学生之间交流的不足首当其冲,并且该问题有着多方面,多层次的原因。从学生的角度出发,由于性格内向,年龄增长,畏难心理等原因,学生不愿意主动与导师进行学术的交流和日常生活的沟通。与本科学习相比,研究生不再那么依赖于老师,更多是自学。同时,随着年龄的增长以及心里的成熟,学生更有自己的想法且更向往自由的环境,这会导致其不愿意将导师作为沟通的对象。

而从导师的角度出发,由于教学,科研,行政等任务的繁重,导师没有时间或是不愿意将更多精力放在培养研究生上。一方面,随着高等教育系统的快速扩张,高校教师的工作任务变得更加繁重。年轻导师面临着考核,评职称等多重压力,需要将精力花费在文章的发表,科研成果的产出,以及教学任务上;而年龄较大的导师则往往需要在教学和科研的同时进行行政管理等工作。除去教授的职位,他们经常还会担任院长,组长等职位。

从社会因素出发,随着研究生扩招,越来越多学生以学历为导向,而不是对学术和科研的热情。在一项对广东省的三所综合性大学进行研究生问卷调查中,结果显示有高达92%的学生是为

了高学位,就业好、拿文凭等非学术目的而报考研究生(王燕华,2018)。类似的,本研究中针对“就读研究生原因”问题调查的结果也表明非提升学历,缓解就业压力等非学术原因在当前读研原因中占据了多数。而这种功利化将间接影响到道学关系的和谐发展。研究生更专注于现实,结果,无法沉下心来专注于科研以及完成导师所布置的学习任务。而导师则也会因为研究生的浮躁,学习成效的不足表达不满,抑或是处于无奈或心软,降低对学生的要求,从而造成导学关系的裂痕与恶性循环。

通过对问题的分析总结,我们可以看到导师和学生之间关系所存在的种种问题,而交流问题首当其冲。频繁,有效的交流对学习,科研成果以及研究生的培养质量至关重要。在探索优化路径时,除了加强研究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持续探索管理服务育人经验,增强凝聚力等笼统的策略,应对各个问题进行有针对性的优化,提出具体的,可行的解决方法,以达到更高的研究生培养质量。对此,我们向学校学生,导师,以及学校相关部门提出以下几点优化路径:

(一) 合理规定导师每年的招生人数,减轻导师工作压力。

当一个导师需要同时培养多名研究生,那么花在每个研究生的平均时间势必会减少。这时候,那些由于性格内向等原因不愿意积极主动与导师交流的学生则更有可能被忽略。因此,相关部门应在导师每年的招生数量进行考量及调整,以保证每个研究生得到公平,有效,充足的指导。学校相关部门应积极询问导师的意见,配合其当下的工作内容以及工作量等,以导师意愿为主要指标来决定所招收研究生的数量。对于招收研究生多的导师,应减轻其教学任务和行政管理等任务,让其有更多的时间精力潜心投入到培养研究生中,从而有高质量的产出。

(二) 鼓励学生主动与导师进行交流。

一段健康良好的导学关系中,交流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若学生不愿意与导师主动进行交流,那么其所能获得的指导将变得十分有限,这对其学术能力的培养以及科研成果的产出都将是十分负面的。因此,要鼓励学生克服困难,与导师多进行沟通。遇到问题时,不管是学术问题还是生活问题,应及时向导师请教。同时,良好频繁的交流也需要得到导师方的重视。导师需要时刻关注所带研究生是否有进行频繁有效的沟通。当注意到某一个学生很长时间没有主动联系导师时,应该及时向学生询问,或是从侧面,例如学生的朋友,家人等,进行关切。这不仅能保证沟通的及时,也能让学生体会到老师的关心,从而使其建立更为亲密的师生关系,减少隔阂,达成“和谐朋友”的状态。

(三) 共同建设导师与学生的团队。

导师和学生除去“教”与“学”的关系,同时还是合作者和朋友。而为了导师与学生能建立更亲密的关系,达到更好的研究生培养效果,学校应该鼓励且支持导师与学生的团队的培养。例如,组织导师与学生一起参加竞赛,学术交流等活动,不仅有效增加了其交流的时间,也为其打造了一个良好的学术氛围。通过团队活动,

导师与学生之间可以培养团队精神,增进对双方的了解,建立更为亲密的关系。

(四) 打造良好的育人环境。

导师应秉承着新时代的教育观念,不以成绩为论,公正平等的对待每一个学生,一视同仁,为其营造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同时,学生也会耳濡目染,若导师能以身作则,为学生是树立一个良好的榜样,则学生在学习以及学会做人上也将受益匪浅。此外,当对学生表示期望和要求时,也应该站在学生的角度上思考。例如,在拟定课题时,导师不应该将自己的想法强加在学生身上,而应该考虑学生的能力,性格,兴趣等与课题是否匹配。否则,就算学生接受了导师的任务,也很难主动,高效的去完成。而如何对待以及培养以非学术目的读研的学生也是导师们需要攻克的难题。我们建议,因材施教。若学生对学术没有兴趣,则可以在必要的学术能力培养的基础上,对学生分配更多实习,社会实践等任务。导师也可以利用自己的人脉,资源等帮助学生的实习和工作,并以此为载体培养研究生的学术能力,让其对社会做出贡献。

参考文献:

- [1] 王燕华.从工具理性走向交往理性——研究生“导学关系”探析[J].研究生教育研究,2018(1):60-66.
- [2] 吴玥乐,韩霞.高校导学关系的协同共建:基于导师深度访谈的质性研究[J].教育科学,2020(3):64-69.
- [3] 王文文,郭宁,王扬.硕士研究生导学关系现状及影响因素研究[J].研究生教育研究,2018(6):76-82.
- [4] 宋成.研究生教育中的导学关系:影响因素与对策构建[J].学位与研究生教育,2021(3):9-14.
- [5] 王璐,褚福磊.新时代研究生导学关系异化的成因与现实出路——以心理契约为视角[J].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18(6):184-188.
- [6] 欧阳硕,胡劲松.从“相安的疏离”到“理性的亲密”——基于扎根理论的研究生导学关系探析[J].高等教育研究,2020,41(10):55-62.
- [7] 陈世海,宋辉,滕继果.高校导师与研究生关系研究——以华中地区某高校为个案[J].青年探索,2003(6).
- [8] 张茂,王新云,廖敦明.关于研究生教育导学关系道德规范的讨论[J].教育教学论坛,2022(38):14-17.

【基金项目】陕西省研究生教育综合改革研究与实践项目“‘立德树人’视域下研究生教育导学关系优化路径研究”(YJSZG2023015)。

作者简介:

李乐晨(1998-),男,美国佛罗里达大学教育学院高等教育专业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研究生教育,多元化等研究。

程琳(1997-),女,西北工业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教师教育发展研究。